

# 開放文學 – 風花雪月 – 幻中真

## 第八回 老妖狐弄法哄飢民 汪萬鍾天書平劇賊

話說這老狐，用法哄動飢民，飢民竟認強大梁有天子之分，一時跟隨到了山中。這山叫做九尾山，彎彎曲曲，有九條山脈，一似狐狸九尾，故此叫做九尾山。那老狐到了山來，遂立寨宇旗號，自稱為老聖母。強大梁稱為掃地王，小狐稱為小聖姑。日日招集人眾，搶劫附近村莊。一時州縣聞知，俱引兵征剿。誰知老狐法術多端，山中兵強將勇，將官軍殺得大敗虧輸，各逃性命。一日，強大梁商議道：「我在山中養精蓄銳，不去惹他，他反來惹我。從來不殺不威，我今領眾，攻破城池，劫奪府庫一番，有何不可。」自此以後，不是破府，就是劫縣，直攬得山東地方，民不安生，一連失了八府，州縣俱被賊人佔據。又去結連西寇李自成、張獻忠、羅汝才、過天星、蠟子塊等，約日起兵，要破北京，以成大事。西寇李自成，雖然暗約，但沒有他的法術。又因朝中常發大軍安撫，故此不敢佔據城池，只東流西去，朝撫暮叛，以待天時。

這掃地王，有了聖母聖姑的法術，自以為天下無敵。見西寇不來踐約，他竟佔據山東，漸次全失，將已殺到河南北直交界之處。各地方官著慌，有本人朝，宣召何用。何用因惱汪萬鍾不肯成親，遂將他奏准。

這汪萬鍾領兵，連夜兼程。一日到了天津地方，早有賊將據守，分兵迎敵。汪萬鍾將兵馬立寨。次日遭將與賊交鋒。汪萬鍾在旗門之處，細看賊人形勢。你道如何？但見：

兵無紀律，前後參差。兵無紀律，無非嘯聚烏合之眾；前後參差，半係強梁愚蠢之民。行來隊伍不分，守時刁鬥不設。眾賊兵，裹頭一片白布；各賊將，鎧甲盡縛青繩。先前笑哈哈，只圖搶擄便輕生；到後來哭啼啼，盡知逃脫可免死。

汪萬鍾看得分明，遂在馬上將小旗一招展，擺一個長蛇陣勢。一對炮響震天，鼓聲動地。那賊將放馬，大刀闊斧，直衝殺過來。汪萬鍾亦遣人迎敵。又將小旗旗動，頃刻間，委委曲曲，頭尾相顧，將這些賊人，盡行包包裝裝，入於蛇腹之中。這些賊人，那裡知道這是長蛇陣勢，只顧尋人廝殺。

誰知到了陣中，汪萬鍾在馬上將向日讀的天書行將起來，向巽地上呼氣，一口噴來，即時狂風大作。又將劍梢一指，頃刻日無光彩。又使人發掘陷坑，這些賊人，忽見雲遮紅日，難辯東西，風掩泥沙，急尋出路，一時慌亂起來。又被官兵篩鑼播鼓，長槍勁弩，漸漸逼近身來。眾賊不識高低，一齊逼入陷坑之內。重重疊疊，死傷者不計其數。汪萬鍾在馬上見了，連忙收法，頃刻日出風息，使人高叫道：「爾等俱是朝廷百姓，陷身賊黨。我今釋放，止擒妖賊。」

眾賊聽了，俱羅拜投降。又將坑內之人盡釋，聽其自去，正是：

血流標桿害生民，盈野盈城豈近情。

莫若擒來釋放去，千秋之後自留名。

附近州縣，聞知汪狀元用兵如神，不敢佔據，盡行逃去。汪萬鍾一時恢復地方，安撫百姓而來。

卻說這強大梁，自恃聖母聖姑的法術，一連亂了五年，僭稱王號，已佔山東一省。這兩個妖狐，千般施巧，使強大梁搜尋民間姿色女子，叫他寵用。原來這兩個妖狐，不肯斷送強大梁的性命，卻反助他元陽，使他強壯。故此叫他用過女子之後，他到夜間現了原形，將這女子吸乾精液，不久而死，叫他拋棄山中，白骨有如山積。外面軍機事情，俱是老聖母掌握料理。強大梁與小聖姑在東昌府，占了一座華嚴寶寺，將一應佛像盡行燒燬，趕散僧人，又蓋造得如王府的一般，終日在內姦淫取樂。

忽一日，飛馬報來說：「朝中選了新科汪狀元，統領大兵十萬，已破天津，我軍已是覆沒，老聖母作何退敵？」老聖母聽了，忙抓過風頭一嗅，不勝大驚失色了半晌，打發報事的叫他再去探來。小聖姑忙問道：「母親為何見報便形於色，這是為何？」老聖母道：「孩兒有所不知，我方才聞風，已知來意。只因這汪狀元為人忠孝，大凡忠孝之人，神鬼都要欽敬，何況我等。況且曾讀異書，只恐邪正難敵，故此甚是憂心。」強大梁與小聖姑道：「盡著我們的神通，諒不防事。」老聖母道：「如今事已至此，愁也無益。他今兵分三路，莫若先將他兩處消除，叫他孤掌難鳴，無能為矣。」遂叫強大梁與小聖姑看守城池，自己帶了三千餘人，竟來迎敵。

卻說汪萬鍾，乘勢恢復失去城池，無不望風歸順。分兵三路，一由東路，一由西路，自取中路，約日東昌取齊。因見所過之處，被賊殘破，嚴禁兵丁，不許擅取民間一草一木，違令軍法處治。這一日，忽見軍兵押了兩個兵丁來，稟道：「這兩個不遵軍令。這個是搶人財物的，那個是奸人婦女的。」汪萬鍾道：「我有軍令，為何你只二人犯令，搶人財物？」

那人道：「我是軍籍，叫做白有靈，為事革職，充軍邊外，今調在元帥麾下。只因一生好財，見人財物故此取些。望元帥看昔日做官情面，饒恕一次。」汪萬鍾聽了白有靈三字，不覺怒髮衝冠，問道：「你可就是做過蘇州理刑的白有靈麼？」白有靈道：「犯軍正是。」汪萬鍾道：「你既是白有靈，可記得當年受屈的吉夢龍麼？」白有靈道：「這是易生員送了我的禮，只得將他受屈是真。」汪萬鍾道：「你既記得，可還認得那人麼？」白有靈道：「如今想來也還認得。」汪萬鍾道：「你既認得，可抬起頭來。」白有靈抬頭一看，不住磕頭哀懇。汪萬鍾大怒道：「當時貪酷，不知壞了多少無辜。今又不改，掠取民財，違我軍令。若不按法，人必效尤。」喝命斬訖。即時綁出斬首。正是：

為民牧宰須清正，若是貪賊身必危。

既已從軍還不悔，此刑端的不饒伊。

汪萬鍾斬了白有靈，心方快暢。又問那個姦淫的兵丁。那兵丁道：「小的也是軍籍，叫易永祿。只因平昔好色，一時誤犯，望乞饒生。」汪萬鍾聽了，暗想道：「原來易任之子。不料他女兒為娼，兒子為軍。可見天報如此。我想既有天報，我又何必重苛，以絕其後。況且昔日翠鳳，我已有意為他贖身。今見其子，乃父之孽，與他無過。」想定主意，喝罵道：「違我軍令，應該處斬。只是方才已斬一人。又斬近於過刻。發軍政司重責，以圖改過，去了！」正是：

為人何苦作冤家，報應昭然定不差。

拭看相逢俱狹路，禍因惡積豈饒他。

自此，三軍肅然而進。

卻說那東西兩路人馬，正然行來，忽報賊人已離不遠，遂將兵馬屯住，準備廝殺。到了次日，兩下交鋒，見賊人旗槍不整，欺他往日虛名，遂不放在心上，只一徑上前衝突。賊人見官軍勢頭兇猛，紛紛退後。那老聖母看見，連忙在馬上招訣，口中喃喃不絕，將袖中黃豆以及紙人紙馬。望空亂撒。喝道：「疾！」霎時間，一變百，百變千，千變了萬，一個個俱是彪形大漢，人馬精強，從寨後一齊衝殺過來。眾官兵見了，驚疑是天兵從天而下，難以抵敵，各自爭先逃奔，領兵官那裡禁壓得住。一如潮湧山崩的一般，自相踐踏而死，何可勝計。老聖母見將他兩軍蕩盡，滿心歡喜。連忙收了法術。以待汪狀元到來。

這些敗殘兵將逃回，報知汪萬鍾，汪萬鍾聽了，大驚道：「向說妖人，如今果然。」遂連夜進兵。離賊十里，安營已畢。汪萬鍾到了夜間，出營觀看賊寨。不見尤可，見了之時，果是十分兇惡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四下人聲寂靜，周圍更鼓分明。頭頂上惡氣沖霄，直奔鬥牛；營盤內妖氣罩滿，上接魁罡。細聽狐聲唧唧，遠觀鬼火磷磷。營前鹿角佈滿，寨後子炮防人。巡更鐵騎，儼似金剛長大；探視兒郎，不亞開山魁偉。這般光景，何慮人來偷劫；如斯氣象，那怕膽大包身。千年狐怪弄神通，近日妖魔顯手段。

汪萬鍾看了多時，即回身入寨。傳下一根令箭，叫五營四哨總管頭目，俱入寨來聽令。不一時，俱來問候。原來這五營四哨，也按著天上星宿，是貪狼、巨門、祿存、廉貞、武曲、破陣、文曲、左輔、右弼，是九曜星辰。汪萬鍾見眾將齊集，因喚按著貪狼

星的將官來，吩咐道：「你明日帶領本部人馬，去正南埋伏。妖人逃敗，必走東昌，你可截出，如此這般。」又喚巨門星將官吩咐道：「你可帶三千鐵騎，此去東北八十里，有座九尾山，你若見妖人逃遁，只如此這般，我隨後自來接應。」二人領計去了。又吩咐七人道：「祿存守西北，廉貞向北方，武曲在東北，破軍正東方，文曲西南，左輔正南，右弼西南。自引大軍按著太白。明日變戰之時，須聽雷聲震動。四處亦須如此這般。」七人領計，各去料理。

到了天明，兩邊畫角齊鳴，咚咚戰鼓不絕，汪萬鍾走出旗門之下，立馬觀看。那賊陣上，妖人指點。只見他：

旗門開處，轟轟一隊口兵，掌扇斜分，老老千年狐獸。披掛全身，背上隨行三尺劍；金冠雉尾，腰間全仗一葫蘆。吸人腦髓養成血肉身軀，善竊陰陽煉就坎離堅固。能知過去未來，可惜不守本分。洞知人間禍福，堪憐不自知機。

老聖母在陣前，分撥已定。喝聲：「乘騎何在？」急見衣袖中跳出一個如鼠大小，就地一滾，既變成一個非獅非吼。他就躡身騎上，手中仗劍，直出陣前，高聲道：「軍中有能事者快來見我！」汪萬鍾欲拍馬向前，無奈那馬見了怪獸，只不肯向前。只得大喝道：「天朝使臣，誰肯與妖狐比鬥。速即倒戈變形，免污我手！」那聖母聽見罵他妖狐，直急得怒氣填胸。即催動怪獸，揮劍砍來。又將葫蘆內許多法物，一再傾出。口中連連喝聲道：「疾！」一霧時，奇形怪狀之人，俱望官軍隊裡衝殺過來。那些官軍人馬，忽然見了這些天神天將，俱嚇得魂飄魄喪，馬見了這些麒麟獅虎豹獬豸，直嚇得屁滾尿流，咆哮亂跳起來。官軍俱存立不住，一齊竄起來。

汪萬鍾見了，即忙仗劍書符，將左手向賊陣上一放，半天中起了一個霹靂，直震得山搖地動，一個個膽顫心驚。只見西北上祿存領了一支人馬殺來，廉貞從北方殺來。武曲東北殺來，破陣正東殺來，文曲東南，左輔正南，右弼西南一齊殺人賊陣。見了這些奇形怪狀之人，與那獅豹獅虎，全不懼怕，只將那各人身藏的法物施行。你道甚麼法物？原來汪萬鍾臨行，悄悄吩咐他們各帶狗血污穢之物，裝在噴筒之內。今見了這些奇形怪獸，曉得是妖狐弄術，只將那噴筒朝著他沒頭沒腦的亂打亂放。不期這些奇形怪獸，一黏了狗血污穢，一時倒地，俱現出原形——剪成的紙人紙馬以及黃豆。就是不曾黏著的，見了這些穢物，一時行不出凶來。

那老聖母見破了他的法術，心中十分惱怒。忙將劍梢一指，招手一招，霎時紅日無光，狂風大作，捲起灰沙，撲人面目。誰知汪萬鍾不慌不忙，將劍向空中畫了一道靈符，頃刻太陽重見，將他弄得狂風，反向他陣上吹刮。老聖母情急，遂咬牙切齒，隨即弄個神通。見寨後有塊千斤重的大青石，他用法竟飛起半天，竟往汪萬鍾頭頂上直壓將下來，要將他壓做肉餅兒，方出得這口惡氣。誰知汪萬鍾久已踏了罡鬥，左右自有六丁六甲黃巾力士護衛，將他一手托開。那塊千餘斤的大石，墜落地上，竟打了七八尺深陷坑。老聖母見壓他不著，心中更慌，只得伸著頸，挺著腳，將他千年修煉的三昧真火吐將出來，要燒死汪萬鍾。你道這火，好不利害。怎見得？但見：

此火不是鬆柴柏葉火，不是木石鑽燧火，不是點燈煮飯火，不是烽火連城三月火，不是星星能燒萬頃火，乃是命門、脾胃、心肝、腎臟火。調攝時，寂然不動；觸發時，遍體燃燒。坎至自成既濟剝深，定有炎離；火燒水竭不常存，氣散形消。應老狐煉就千年，今日將他發作。不怕人不遭傷，豈顧凡夫受毒。

那老聖母放出三昧火，一時烈燄騰騰，望著官軍陣上燒來。那些官軍俱從七孔中、毫毛中吸入，無不五心煩燥，意亂心迷，一時痰哮氣喘，顛仆在地。老聖母見了，以為中他法術。不期汪萬鍾見了，忙向北方吸了一口清氣，這清氣乃無影無形，吹將起來，將這些毒火孽火俱化作清涼世界，將這些官軍救醒。

老聖母見不能燒他，遂駕了一朵黑雲，提劍來砍汪萬鍾。他不駕雲來砍還可，一駕雲時，就有無數天兵神將，俱來擒獲。你道為甚殺了半日，行了許多妖法，這些神將不來擒他？原來汪萬鍾依了天書上的符咒遣來這些神將，見了這狗血穢物，也要閃避，故此在雲端不便下來。今見老狐駕雲，遂一齊擒獲。老狐見了神將，只嚇得魂不附體，連忙退縮下來，還要弄法。誰知汪萬鍾已將他眾軍，盡行裹降，他弄得止有一身，不能施展。想了一想，逃回東昌，遂自逃來。早遇貪狼伏兵截住，一齊放出噴筒中的穢物。老狐不敢戀戰，又逃入九尾山來。誰知巨門將官引那三千鐵騎一齊圍裹。老狐見他沒有穢物，全無畏怯，又弄妖術來鬥。不一時，汪萬鍾已到，一時遣動神將，佈滿了天羅地網。神將見無穢物，即有馬趙溫岳上前，將老聖母擒住，從空擲下，現了原形，乃是一個九尾雌狐，跪倒在地，拜饒性命。